

颜色革命：中亚面临的现实抉择

陈 达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颜色革命”，又名“色彩革命”、“彩色革命”、“广场革命”，指的是自 2003 年 11 月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以来，在中亚地区接连发生的多起政权更迭事件。而其主要指的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中亚和北高加索等转型国家——特别是威权主义体制国家的反对派借力外国的支持，利用经济或其他因素以及本国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通过和平占领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的中心广场、电视台、议会和总统大楼等方式，实现政权移交和政治变革的一种政治现象。本书在对自 2003 年以来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所发生的和平的政权更迭的研究基础上，进而探讨“颜色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其对美国、俄罗斯等地区势力的影响、对地区形势的影响。

序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也相继发生了“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导致政权更迭。由于这些“革命”都以某种颜色为标志,故被西方媒体称作“颜色革命”。近几年来,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成了国际政论中最常见的关键词之一,不仅是世界各国媒体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各国政治家、学术界密切关注和研究的国际政治现象。

“颜色革命”是某些政治势力,通常是一国反对派,在选举过程中通过街头政治活动,借助民众力量夺权的行动。它不仅对当事国的政治形势予以巨大冲击,而且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大国间的相互较量也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独联体中格、乌、吉三国事变的具体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相似的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独联体各国成立后就开始了艰难的转轨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集权政体向民主政治发展,并希望形成健全、发达的公民社会。但结果如何呢?经济上,原苏联传统的经济分工格局遭到破坏,使各国残缺不全的经济体系无法正常运转。又由于采取了诸如“休克疗法”等不适宜的政策,使各国经济长期陷入困境,企业破产,大量失业,人民贫困,怨声载道。上述三国尤为突出。政治上,虽然各国形式上确立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体,但并不能得到认真实施。原因是这些国家并不具备相应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民主基础,短期内的激进转变造成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和动乱,各国当权者又多是原苏联的各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他们习惯于集权国家理论和管理理念,其结果是产生温和的威权主义政治。往往是重大选择不按期举行,而择时以全民公决代替,这样就损害了其他政治派别和集团的利益,引发政治精英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颜色革命”也可以说是对威权主义的挑战。从独联体各国宪法规定看,格、乌、吉三国的宪法和法律尤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原则,都允许外国人在其国内建立社会组织,给公民自由集

会、游行和示威的绝对权力，并规定武装力量不得干预国内政治，这就为街头政治的举行提供了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从社会状况上看，生态污染，贩毒走私，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官员腐败风行。由于极端贫困和绝望，犯罪形势严峻，成为社会灾难，人们失去安全感，对领导集团感到失望。社会上层获得巨额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沦落和贫困，没有形成有力的中产阶级，也不存在发达的、多元的中层组织，中产阶级力量薄弱且不稳定。这种“哑铃式”社会结构难以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控制，民众有可能受到政治精英的直接控制，容易出现政局动荡。

美国为首的西方介入独联体事务是“颜色革命”的外部因素。美国长期以来就积极推行独联体地区的民主改革，并以此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美国曾经用以推进民主化的六种手段。可以说，美国除没有派兵外，动用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美国在独联体，尤其在中亚的利益诉求是“一箭三雕”：一是支持反对派推翻现政府，建立亲西方政权；二是打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同时牵制中国，把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周边国家，还力图把上海合作组织“边缘化”；三是控制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战略资源。另外，“颜色革命”的示范效应也是这几个国家相继事变的重要外因。

中亚地区各国除具有独联体国家共有的矛盾和问题外，又是民族宗教情势特别复杂的地区。西方推动的“民主化”运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中亚不期而遇，相互交织和推动，搅成一团，局势复杂而进程难控。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小视。由于中亚各国地理相连，文化同源和体制类似，这种效力进一步增强了。“安集延事件”生动地表现出“民主化”运动与“三股势力”结合后产生的震荡效应。

“颜色革命”发展到中亚时止步了，目前还看不出其在中亚蔓延的趋势。原因何在？一是人民的失望。“颜色革命”过后，当事国经济持续衰落，人民生活不见改善，腐败有增无减，权力斗争继续发展，社会动荡不安。鲜花在凋谢，梦想已破灭。像以前一样，当局和人民依然泾渭分明，所不同的是总统的各字变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独联体国家

的“颜色革命”只是一种以非暴力手段夺权的社会运动,而谈不上是一场社会革命。二是格、乌、吉三国事变引起了中亚现政权对美国对本国反对派的怀疑和警惕,采取了种种措施加以防范。中亚各国今后将更加务实地继续其多元外交和大国平衡政策,不允许任何一方占据优势,另外,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宪法和法律也具有较强的“免疫力”,没有给公民集会、游行和示威的绝对自由,宪法还规定武装力量拥有对内对外的双重职能。卡里莫夫正是据此调动军警平息了安集延暴乱。美国在中亚的渗透也因此遇到挑战。

今后中亚局势如何发展,目前难以回答,这取决于一些基本因素的发展变化。第一,“颜色革命”目前不会蔓延,但其温床将长期存在。中亚国家作为转型期国家,很长时期内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必然存在,“三股势力”尤为突出,这是“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这些矛盾如何转化,难以预料。第二,美国的战略虽然不断调整,但绝不会放弃中亚。第三,俄罗斯政局对中亚有直接作用。2008年俄总统大选,如在“颜色革命”冲击下“失守”,中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中俄在抵御“颜色革命”在中亚扩散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俄罗斯认识到“颜色革命”战略的最终结果是沿俄南部地区、西起乌克兰经中亚到蒙古国建立一条首尾相连的遏制带。如果说,北约东扩是美国从外部对俄罗斯战略空间进行的遏制和挤压,“颜色革命”则是美国从俄罗斯的战略边疆内部对其进行战略性肢解。而中亚是俄罗斯不能丢失的战略地带。中国与中亚山水相连,中亚的“颜色革命”给我国带来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中亚一些地方长期以来是分裂分子的传统基地,“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东突”等势力活动猖獗。在政局动乱中,极端势力必然兴风作浪,必然对地区安全、中国西部安全特别是对新疆的稳定构成威胁。中亚还是我国能源的供给地之一,一旦动乱,必然对我国经济造成损失。从美国大战略的角度看,其插手中亚、驻军中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压缩中国西部战略空间,并配合其亚太战略和南亚战略以期在我国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包围圈,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进行政治和军事围堵。美国策动中亚“颜色革命”,无疑对我国是个挑战,但实际结果是密切了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促使俄罗斯向中国

靠拢。上海合作组织不应该做一个旁观者,既要坚持本组织“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原则,又要有效地发挥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

因此,研究“颜色革命”,探讨中亚面临的现实选择问题对于保障我国西部边陲安全,对于认清复杂多变的世界大势均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陈达同学善于思考、勤于写作,在收集、整理中外文献资料基础上论述了“颜色革命”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王尚达

2007年1月30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颜色革命”概述	(10)
第一节 “颜色革命”的基本情况	(10)
第二节 特立独行的“革命”——“颜色革命”的特点	(19)
第三节 “颜色革命”的性质之辨	(32)
第二章 导致“颜色革命”蔓延的诸因素	(41)
第一节 历史原因	(41)
第二节 “颜色革命”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普遍突出	(54)
第三节 外部势力兴风作浪	(69)
第三章 “颜色革命”与美国	(79)
第一节 “颜色革命”与美国的欧亚战略	(79)
第二节 美国缘何积极策动“颜色革命”	(91)
第三节 美国挑动“颜色革命”的手段	(109)
第四节 “颜色革命”与“新布什主义”	(125)
第四章 “颜色革命”与俄罗斯	(131)
第一节 “颜色革命”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131)
第二节 俄罗斯的国际定位与战略走向	(143)
第三节 “颜色革命”与俄罗斯的应对之策	(152)
第四节 俄罗斯爆发“颜色革命”的可能性	(165)
第五章 “颜色革命”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175)
第一节 “颜色革命”与地区势力的分化重组	(175)
第二节 “颜色革命”对中亚安全格局的影响	(185)

第三节	“颜色革命”与中亚“三股势力”威胁	(195)
第四节	“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205)
第六章	“颜色革命”国家与地区性热点	(220)
第一节	“颜色革命”国家的二次革命可能	(220)
第二节	“古阿姆”(GUAM)与独联体的发展趋势	(227)
第三节	“颜色革命”与上海合作组织	(240)
第四节	里海能源:21 世纪中亚的“暴风眼”	(250)
第五节	俄罗斯、北约、欧盟三边关系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261)
第七章	结语:“革命国家”的终极颜色是什么	(273)
附录一:	“颜色革命”大事记	(282)
附录二: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	(287)
参考文献		(292)
一、中文参考文献		(292)
二、外文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4)

绪 论

2003 年末以来,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再到吉尔吉斯斯坦,一场声势浩大的“颜色革命”正在全面延伸。“颜色革命”所到之处,一个个政权接连倒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各国反对派不断发起的街头斗争和冲击政府的行为也随之而来。从独联体、中亚到中东,“颜色革命”声势之浩大,远远超乎了人们的预想程度。而“颜色革命”神秘面纱下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其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大规模爆发的?这些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中亚、“颜色革命”及其界定

1. 何为“中亚”?

中亚,顾名思义,指的当是中央亚细亚或是亚洲中部。由于历史上的中亚从来就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以至于学界关于中亚的界定一直以来并不统一。从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角度,学界对中亚的界定都不尽相同。

就地理角度而言,中亚所包括的范围主要是指东起中国的内蒙古和新疆以及蒙古共和国,西到里海、南至伊朗和阿富汗、北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国家归属而言,中亚地区所包括的国家主要有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个国家和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即通常所称的“四个半斯坦”。

政治意义上的中亚相对明确,指的是通常所称的“中亚五国”,即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政治意义上的中亚同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联系起来考察,甚至主张中亚应该包括整个高加索地区。

经济层面上讲,中亚没有自己的概念意涵。因为历史上的中亚往往并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在经济上是四分五裂的。甚至在苏联时期,它也从未真正地形成一个整体。

从文化层面上看,中亚的涵义远不止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组织《中亚文明史》六卷本的写作时,曾邀请前苏联以及阿富汗、伊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共和国六国代表讨论。这表明,联合国将这些国家的全部或部分也视为中亚地区的组成部分。而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中亚范围恰好就包括蒙古、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中国西部及前苏联地区的几个中亚共和国。^① 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中亚则应当囊括东至大兴安岭、西达里海、北及阿尔泰山、南与中东毗连的整块欧亚大陆中心地带。



图绪—1 中亚地理位置图^②

本文中所指的中亚更多侧重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兼顾了经济、人文、战略等多种因素的“大中亚”。除了中亚五国外,很大程度上将阿富汗、伊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巴基斯坦、蒙古以及高加索地区都囊括

^① 贾德里科·马约尔:《〈中亚文明史〉序》,见[匈]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② 图片来源于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在内。由于“颜色革命”的突发性和特殊性,为方便行文,文中的中亚、独联体国家、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等几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通用的,未作具体区分。

2. “颜色革命”的基本内涵

“颜色革命”,指的是从 2003 年起,开始在中亚地区迅速蔓延的一系列国家的政权交替活动,其内涵不是单一的革命运动,而是一个进程。

“颜色革命”一词最初产生于西方,与上世纪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以贯之。1989 年 11 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革命”以反对捷共为目标,整个革命从头至尾没有出现对立双方的激烈对抗。在没有出现任何流血冲突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政权的更替。所谓“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是指一种非暴力的革命类型,它与暴力革命是相对而言的,指通过和平转移政权的政治改革进程,但更多的应该属于介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之后,这一名词逐渐被用来泛指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苏东剧变所包含的各次政治变更。2003 年以来,一度被人们遗忘的“颜色革命”又开始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转型中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了政权的和平更替。由于三国国内的“革命”都以某种颜色为标志而展开,故被西方媒体称作“颜色革命”。又由于都以非暴力的、市民集会等方式实现现政权自动解职,西方舆论还将其推崇为“鲜花革命”,并以“玫瑰”、“栗子花”、“郁金香”等来对其加以褒扬。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对于“颜色革命”,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界定。比较宽泛的一种解释认为,“颜色革命”是指 2003 年以来,中亚地区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政权变更。除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外,还应当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讲,甚至还应该包括尼泊尔、泰国等国家的政治变革。狭义的定义,则专指中亚和独联体国家近几年来出现的非暴力方式的政治变革。本文稿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狭义的界定,对于广义上的“颜色革命”,只是略有涉及。

二、选题的缘由与现实意义

1. 选题的缘由

“颜色革命”的发生，曾经令很多人始料不及。许多学者认为，“颜色革命”是中亚和独联体国家转型失败所引发的“二次革命”，也有学者认为，“颜色革命”不过是美国在该地区采摘长期渗透政策的“熟果”。就总体形势来看，“颜色革命”虽然并未造成国际格局的大动荡，但联系此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苏东剧变，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事件，“颜色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不仅对于“革命”发生国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和后续作用力，其对地区安全形势和大国间的相互较量等方面的影响也将是深刻和广泛的。对于中亚地区来说，“颜色革命”的发展将左右该地区的政治进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笔者选择以“颜色革命”为本课题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希望可以在别人涉足尚不深的领域做一番研究。

2. 选题的现实意义

作为影响地区局势的重大事件，本文选题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颜色革命”之所以可以在较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内集体爆发，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长期的“和平演变”政策有关。作为美国的中亚利益的对立面，俄罗斯对中亚地区也是势在必得。其他如印度、伊朗等地区大国，也都有意在该地区分一杯羹。因此，“颜色革命”到底会对各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各国间的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平衡和互动，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颜色革命”作为研究方向，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角度对地区大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把握。

其次，在触动大国间关系敏感神经的基础上，“颜色革命”还将导致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地震式的波动。从长期来看，“颜色革命”的余震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作用。而“颜色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现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深入把握中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使我们能够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做到防患于未然。

再次,中亚和中国毗邻,历史上就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密切。但“颜色革命”的发生,将使中国不得不面对可能失去中亚这个传统的合作区域和地缘缓冲区的危险。“颜色革命”后,中亚各国的“西化”倾向日益明显,中国的西部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形势。因此,对于“颜色革命”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及早对可能出现的威胁进行防范,制定相关政策,将中亚地区政治震动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水平。

三、“颜色革命”问题的研究现状

从笔者目前搜集资料的情况看,由于发生时间不长,很多新的走向尚未确定,故国内尚没有关于“颜色革命”的专门性论著,只是在关于中亚方面的论著上多少有所涉及,没有切实讨论“颜色革命”的先例。在论文方面,“颜色革命”发生之后,一时间涌现出了大量探讨性文章。这些文章大多集中在《国际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资料信息》、《现代国际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国际观察》等杂志上。如季志业等的《“色彩革命”及其地缘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潘志平的《“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冯绍雷教授的《“颜色革命”:大国间的博弈与独联体的前景》(《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谭再文所著《“颜色革命”与俄罗斯传统安全的“窘境”》(《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赵华胜的《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陈玉荣的《“颜色革命”与美俄角逐独联体》(《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4期)等。

其他如《欧洲研究》、《美国研究》、《西亚非洲》等学术杂志及各高校学报上,对“颜色革命”或相关论题也稍有提及,但数量不多。如王亚栋:《里海能源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1期);王晓玉、许涛:《上海合作进程中的综合安全理念》(《国际政治》,2004年第2期);杨雷:《冷战后俄罗斯的中亚地缘政治战略》(《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葛腾飞:《美国与俄罗斯的中亚角逐》(《国际论坛》,2002年第6期);王国强、石泽等:《中亚局势分析与展望》(《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2期)等等。

外文资料方面,限于本人的水平和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有限,故在此方面所展开的工作还很欠缺。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其余笔者所能收集到的主要外文资料还有杂志如《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等,对于“颜色革命”也大都是不甚深入报道或只是略有提及。反而是在美国国家机构的官方网站中,如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usinfo.state.gov>),国土资源部网站(<http://www.state.gov>)中,有大量与“颜色革命”有关的统计数据。

报刊方面,《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报刊上有大量关于“颜色革命”的实时报道,笔者整理并归纳了几年来的报道,并从中整理出了“颜色革命”的大致框架和相关细节,从而获得了关于“颜色革命”的较为感性、具体的认识。其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中亚科技经济信息网(<http://www.zy.gov.cn>)、欧亚研究网(<http://www.cass.net.cn>)等网站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笔者做了部分摘录。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

1. 研究方法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采用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结合研究的方法。按照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笔者大量搜集了所能见到、得到的资料,并进行了大量整理、删减工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资料准确无误。同时,结合国际关系学的理论,站在较高的位置,从整体上、宏观上对整个事件的过程加以把握,方可以不为细枝末节乃至假象所迷惑,牢牢抓住事件发展的主干。因此,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不但为全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也将使文章能够以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来分析问题,为文稿的最终成形提供了理论指导。

2. 研究理论

在本文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和借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以下理论作为指导:

(1) 地缘政治理论

对于地缘政治的概念,中外学者莫衷一是。最一般的理解是: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是指一定的政治实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研究该政治实体与地理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是基于空间视野的国际关系研究。瑞典学者契伦——地缘政治学说的创始人——认为,“地缘政治是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加以认识的科学。”^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的定义是:“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部分,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势,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的解体使地缘政治学有了新的发展,地缘政治学家也开始对当前的世界格局进行重新解释。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指出,冷战后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来自欧亚大陆,这里是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有活力的国家、有核国家的聚集地。而且,世界两个人口最多和有意谋求地区乃至全球影响的国家也在该大陆。

在本书的研究中,主要论述中亚对于世界各大政治实体的地缘影响作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麦金德认为,“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心脏,谁控制了中亚,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整个世界。”^③而今,在中亚这块土地上,继19世纪英、俄在该地区展开“大角逐”之后,新一轮的殊死较量正在美、中、俄、印等国家间上演。

(2) 国家利益论

国家利益的概念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

① [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7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③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3页

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① 虽然不同学者的研究和观点有所出入,但大致来说,国家利益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内容。即国家领土、国际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发展、国家稳定和国家尊严。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国家利益论的核心,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国家利益的概念是权利政治的精髓。摩根索的这一以‘权利—利益’为轴心的原则把权利政治论推向一个新高度。……一个国家国家利益的制定说到底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而这个客观存在物就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在国家利益问题上,西方学者认为,关系到国家主权、独立、生存、安全、威望的利益必须始终坚持,而其他利益则可作不同程度的妥协,以获取一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主动权。”^② 在本文中,国家利益论被用来解释相关国家所制定的对外战略的动机和目的。

(3) 非传统安全理论

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国际社会对于安全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传统安全领域,即以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军事威胁等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安全。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化,传统安全对各国所造成的威胁正在下降,而非传统安全则开始在国家安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80 年的布伦特报告(Brandt Report)首次提出,应当用非传统的方法看待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又被称为非常规安全(Unconventional Security)、非传统威胁(Nontraditional Treats)、非传统问题(Nontraditional Issues),大致是指人类以前没有遇到,或很少遇到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更强调国家实体外的安全问题,如地区安全、疾病威胁、能源安全等非政治因素引发的跨国性安全问题。概括说来,“非传统安全”一词表达的

① 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 版,第 252、258 页。

② 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 版,第 252、258 页。

含义可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①

在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进行分析时,笔者运用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这一理论。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权力论、霸权稳定论、博弈论、集体安全理论、软权力论、文明冲突论、民族主义论等,在行文过程中也有所涉及和体现,但没有较为集中的体现,而是分散在各章节之中。除国际关系理论外,文章还吸纳了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图表对比研究的方法,使问题简化,一目了然,增强了文章的易读性。

^① 陆忠伟著:《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9~20页。